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綠野仙蹤 第六回 柳國賓都門尋故主 冷於冰深山遇大蟲

詞曰：捉風捕影兆將去，半神半鬼半人。致他告命怨東君，空餘愁面對西曛。客途陡逢驚險事，如癡如醉如昏。百方口避幸全身，夜深心悸萬山中。

——右調《臨江仙》

話說於冰帶了柳國賓等入都，不數日，到了王經承家中。將行李安頓，從部中將王經承請出。王經承問：「假寫錦衣衛，並嚴太師的話，到底是什麼意思？你要對我說。」於冰支吾了幾句，王經承聽了，心上也不甚明白。本日送了王經承二百兩銀子，王經承如何不收；連忙吩咐家中，與於冰主僕包了上下兩桌席，著飯館中送來，於冰又囑咐了幾句活，王經承滿口應答。次日，邀於冰同出門外辦事。於冰要帶人跟隨，王經承道：「那個地方，豈是他們去的？只可我與你去。」於冰道：「你說的極是。」又囑國賓道：「我下晚時，即與先生同回。」到了定更時分，王經承回家，卻不見於冰回來，國賓等大是著急，忙問道：「我家主人哩？」王經承說：「他還沒有回來麼？」國賓道：「先生與我家主人同去，即當與我家主人同回。」王經承道：「他今日邀我查家樓看戲，又再三叮囑我，只說去錦衣衛衙門中；又怕你們跟隨，托我止住你們；但是為京城地方，你們不慣，和人口角不便。即至到了查家樓，看了兩折戲，他留下五兩銀子，叫我和櫃上清算，他說鮮魚口有個極厚朋友，必須看望，若是來遲，不必等我。我等到午後，不見他來，我們本司房人請我商量事體，只弄到這時候才回。你主人此刻不來，想是還在那朋友家談。」國賓道：「是那個朋友？」王經承道：「你主人的朋友，我那知道？」國賓大嚷道：「你把我主人騙去，你推不知道，你當日就不該同行！我只問你要人！」王經承道：「這都是走樣第一的活！我合你主人是朋友，我又不是他的奴才，我又不是他的解役，他便要拜望朋友，難道我縛住他不成！」國賓冷笑道：「先生，你不要推，睡在夢裡，我家還有你的書字！你將我主人用書字騙在京中，我合你告到三府六部，總向你耍人！」王經承道：「你家有書字，難道我就沒有你主人托成安縣潘知縣之子寄字與我，說家中有關係事，被人扣住，非作嚴中堂名色走不脫，著我寫字僱人去叫他來京，許了我二百兩銀子，書字還現在家中，銀子是昨日與我的，怎麼說是我騙他？怎麼就慌到這步田地，說出告狀話來？」國賓道：「你那裡曉得！」王經承道：「我不曉得，你倒曉得；你主人又不是七八歲娃子，怕走迷了，被人家收去了！一個太平世界，又不是荒亂年景，誰敢把你主人白煮吃了不成！」國賓急得跳道：「你看這個蠻子胡嚼，你只拿我主人書字來！若是我主人手筆著你叫他入都，我還有半點挽回；若是你寫的，我將一刀兩段，決不干休！」王經承微笑道：「你要將舌頭略軟些，嚇殺了我！是個人命案件！」說罷，向內院便走。國賓扯住袖子道：「你從內院逃去，我卻向誰耍人？」王經承挽回首來一看，說沈乙你主人雖在外郡小縣，卻言談貌相極象個大邦人物，怎麼成安縣又出了一個你？真是造化生物不測處！我且問你：你主人書字不得我去取，他自己會出來麼？」王范道：「柳哥，你且讓王先生入去，他現有宅眷在內，怕甚！」國賓方肯放手。王先生緩緩的入去，少刻拿出書字來。國賓看了筆跡並字內話語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王經承道：「如何？是我騙他，還是他騙我？」冷明猛可哩見桌子傍邊硯台下，匠著一封書字，忙取出來看，上寫柳國賓等拆。國賓忙拆開一看，大哭起來。王經承道：「看嘴臉！我家最忌這種腔調！若要鬼叫，請出街裡去。」國賓哭說道：「王先生，我家主人不是做和尚，便是做道士去了！你叫我怎麼回去見我主母？」王經承向冷明、王范道：「他平素必有痰症，今日是他發作的日期，因此亂吐。」國賓又痛哭道：「王先生，你聽我說。」遂將於冰在家如何長短，說了一遍。王經承聽了，也著急來道：「如此說，他竟是逃走了！你拿他寫的書字來我看看。」國賓付與王經承，從身邊取出眼鏡，在燈下念道：

我存心出家久矣。在家不得脫身，只得煩王先生寫字，叫我入都。與王先生無干。你等見字，可速回家；原帶銀一千兩，送與王先生二百兩，我留一百兩，餘銀交陸總管手。再說與你主母，好生教管元相公，用心讀書，不得胡亂出門。各鋪生意，各莊田地，內外上下男婦；總交在卜大爺、陸芳、柳國賓身上。事事要遵我日前說的去行，不得負我所托。我過五七年，還要回家看望你們，斷斷不必尋我，徒勞心力無益。若家下男女有不守本分者，小則責處，大則稟官逐出存案，慎勿姑息養奸，壞我家政。此囑！不華主人筆。

王范等聽了也哭起來。王經承見有與他無干字樣，心上也有些感激，滴了兩三點淚來，說道：「京城地方最難找人，況你主人又面生，你們便哭死也無益。我到明早，自有個道理。」說罷，搖著頭，冷笑道：「我今年五□六歲，才見了這樣狠心人。大奇！大奇！」入裡去了。次日，天一明，王經承拿出一萬京錢，僱了□幾個熟人，每人各給紙條一張，上寫於冰年貌、衣服，分派出京門外四面找尋。又著國賓等各園館、居樓、大街、小巷，天天尋問。那裡有個影兒，國賓等無奈，別了王經承，回上成安。到了門前，一個個兩淚交流。眾家人見光景詫異，急問主人下落，國賓拍手頓足，哭了又說。早有報知卜氏，嚇得驚魂千里，摔倒在地，慌得眾男婦攙扶不迭，元相公也跑來哀叫，一家上下，和反了的一般。倒是元相公再三跪懇。到第四日，將國賓等四人叫人去細問。他四人將於冰起身時書字，與前托潘公子並王經承書字，都交在卜氏面前，卜氏又哭起來。自此不隔三五天，要把國賓叫入來罵一頓。鬧了半月有餘，方才休息。起初還想著於冰回心轉意；過了三年後。始絕了念頭，一心教養兒子，過度日月。著他父總其大概，內外田產、生意，通交在陸芳、柳國賓二人身上，也算遵夫命，付托得兒。

再說於冰將王經承安頓在查家樓。他素常聞聽人說：彰義門外有一西山，又名百花山，離京不過六七□里。急忙僱了一輛車兒，送他出了西便門，換了幾個錢，打發了車夫；又僱了兩個腳驢幾，替換的騎。他惟恐王經承回家，證出馬腳，萬一被他們趕了來，豈不又將一番機關安用？因此直奔門頭溝，打發了腳戶，住了一宿，到次早入山。秀才們行路極難，況以富戶子弟走山路，越發難了。費七八天功夫，始過了豐公、大漢、青山三個嶺頭，由齋堂、淨水沿路問人，尋百花真境。天天住的是茅茨之屋，吃的是菽菽之面，訪道心切，倒也不以為苦，只是越走山路越大；每天路上或遇二三個人，還有一人不遇的時候。那日行走到日牌時分，看見一山高出萬山之上，與他山不同。但見：突兀半天，識其面，而莫測其背；蒼莽萬里，見其尾，而不見其頭。大峰俯視小峰。峰峰現奇峻之形；前嶺高接後嶺，嶺嶺作迂迴之勢。壑間古檜，風搖彷彿蛇行；崖畔疏松，雲覆依稀龍聚。高高下下，環顧惟鳥道數條；呀呀喳喳，翹首仰青天一線。雷聲山中瀑布。雨噴石上泉流。翠羽斑毛，盈眸多珍禽異獸；嬌紅稚綠，遍地皆瑞草瑤葩。岩岫分明，應須仙佛寄跡；煙霞莫辨，理宜虎豹潛蹤。於冰看了山勢，轉了兩個山彎，猛抬頭見一山下，坐著□數個砍柴人。於冰上前舉手道：「請問眾位，此處叫什麼地名？」一山漢用手指說道：「你看此處山高出別山數倍，正是百花山了。」於冰道：「上邊可有廟宇沒有？」山漢道：「過此山再上一大嶺，嶺上止小廟一處，廟上住著一八□歲老道人。每月，我們這相近山莊攤些柴米，約同五六□人。拿了兵刃，方敢去一送，本日定行下山。」於冰道：「要這許多人去為何？」又一山漢道：「此處山高，到絕頂，一上一下可及八九□餘里，內中狼蛇虎豹、妖魔鬼怪，大白日裡往往傷人，人少如何去得！」於冰道：「那道人他怎麼不害怕？」山漢道：「他除了每月收柴之後，經年家不開廟門，四圍都是極高的牆，虎豹入不去就罷了，總怕也說不得。」於冰道：「那老道可有道術麼？」山漢道：「他不過天生的壽數長，多吃幾年飯，有什麼道術！」於冰道：「若去他廟中，從那邊是正路？」山漢指西南一條山路：「從此山坡，便是盤道。」於冰舉手道：「多承指引了！」撇轉身便走。山漢道：「斷斷使不得！此去要上三□八盤，道路窄小，樹木繁多，且要過鬼見愁、閻王鼻樑、斷魂橋許多危險處，便到他廟中有何好處？我們去還要彼此扶掖牽引，你是個斯文，如何走得？遇著異樣東西，那時後悔就遲了！」於冰道：「我是個求仙訪道的，有什麼後悔處！」說罷，又走。又聽得一個山漢道：「我們看這個人生得眉清目秀，只怕有些瘋症。」行了數步，又聽得三五個人亂叫道：「相公快回來！不是胡鬧的！」於冰那裡聽他。上了山坡，便繞道看見樹木參差，荊棘滿地，步步牽衣掛袖，甚是難行。繞了□幾個盤道，喘吁吁的氣也上不來。從樹林內四下一觀，見正南上山勢頗寬平些，樹木荊棘亦多。苦挨到那邊，四圍一看，通是重巒峭壁，鳥道深溝。坐

在一塊大石上，養息氣力，約有半頓飯時，覺得氣又壯了些。剛站起來，猛見對面山西岔內，陡起一陣腥風；風過處，刮得那些敗時殘枝搖落不已。頃間，山岔內走出一隻絕大的黃虎來。於冰不由得「呵呀」了一聲！只見那虎看見了於冰，便將渾身的毛都直豎起來，較前粗大了許多，口內露出鋼牙，眼中黃光直射向於冰，大步走來。於冰心內恐懼，到此也沒法了。只見那虎相離有四五步遠，直豎起來，將前二爪在地下一按，跳有五六尺高，向於冰撲來。虧得於冰原是有膽人，不至亂了心曲，見那虎來，瞅空兒向傍一閃，那虎也將身便從乾冰身邊擦了過去，其爪止差寸許。於冰急回身時，那虎也將身子掉轉過來，相離不過四尺遠。於冰倒退了兩步，那虎兩隻眼睛直視於冰，大吼了一聲，火匝匝又向於冰撲來。於冰又一閃，那虎復從身邊過去，落於空地；於冰趁他尚未轉身，如飛的便向東跑。一回頭，見那虎也如飛的趕來，料想跑不脫，旋即站住，等那虎過來好再躲避。那虎見於冰站住，他便也迎面蹲下，披扶著胸前白毛，兩隻眼直視於冰，口中饑涎亂滴，舌尖吐於舌外，那一條尾巴與一條錦繩相似，來回擺動。於冰偷眼看視，見右邊即是深溝，於百忙中想出智巧，兩眼看著那虎，側了身，斜行了三步餘，已到溝邊；那虎隨即也將身子扭轉看著。於冰少停片刻，只見那虎又站起來，將渾身毛一抖，跳有七尺來高，向於冰撲來。於冰見那虎奮力高跳起來，也不躲避，急向虎腹下一鑽，那虎用力過猛，前足登空，頭朝下觸人溝中，閃下去了。於冰趁空兒又往西跑，一邊跑一邊回看。約跑有百餘步，見那虎不曾追趕，急急的向樹林多處一鑽，方敢站住。站了多會，又回來看。自己笑說道：「果然那些山漢們不說虛。」從樹林中出來，見西面是高嶺，忙上山頭，不但不見百花山，連來的道也不見了，那裡還顧訪老道人。再一望，見西北有一條白線，高高下下，象條道路，於是直望那條道路走去。

正是：

學仙原非容易，惜命不可修行；試看於冰遇虎，要算九死一生。